

中国优秀科学幻想小说丛书

4

双星

罗伯特·安森·海茵莱因著
陆源 张健 译

外国优秀科学幻想小说丛书

双 星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 著

陆 源 张 雄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钱 晔
外文校订：穆东山
封面设计：姜 录
插 图：张东麟

外国优秀科学幻想小说丛书

双 星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 著
陆 源 张 雄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鹤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10/16·字数134,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300

统一书号：10093·478

定价：0.50元

作者简况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是美国作家，生于1907年。他出身于美国密苏里大学和美国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担任过美国海军军官，后来因病退役，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过一个时期的物理学。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写作生涯始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费城美国海空军实验站担任工程师职务。从1943年起，到1946年，他没有公开出版科幻小说。只是在1947年，他才在战前基础上重又扩大了创作规模。不过，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名声却早已载入科幻史册。他是世界公认的现代美国科学幻想小说“黄金时代”崛起的四大明星之一。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早在1939年就写出了第一篇作品《生命线》。次年又发表了《安魂曲》、《爆炸的发生》、《路途滚滚向前》以及短篇小说《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等。这些作品使他在科学幻想小说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声名大噪。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未来历史”故事丛书。有名的“丛书纲要”于1941年在《美国科学幻想小说》上发表以后，曾为许多科幻作家所仿效，影响很大。他的全套“未来历史”故事，后来先后于1950年至1953

AP 100/16 14

年以文集形式出版，并多次重印。1950年出版的如《出卖月球的人》；1951年出版的如《地球青山》；1953年出版的如《2001年的反叛》。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早期比较出名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宇宙》。尽管这是一部短篇小说，但影响颇大。故事描写未来的人们到其他星系去探索，去开发遥远星球的土地和资源；但是，由此产生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各星球之间的距离是以成百上千、甚至上万或百万光年计算的，这样，哪怕乘上最快的宇宙飞船也会使人类在飞船上相传几十代甚至几百代。经历如此漫长的岁月，在特异的客观环境中，宇宙的射线及其他因素会不会使人类后代产生特殊的变异；几十代、上百代的人类，长期幽闭在宇宙飞船的社会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故事就是以科学幻想开始，联系到人类的变异和特异社会的斗争开展的。

当然，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作品绝不是都属于“未来历史”故事类型，即使是他的早期作品，主题也不是单一的。他写的作品很多，如1949年出版的小说《第六纵队》，1942年发表的《在地平线之外》均属于非丛书类作品，而且也颇有影响。其他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长串书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1947年起，他又在新的方面开辟了创作领域。1947年他出版了一本少年科学幻想小说《伊利略号火箭飞船》。还有一本小说《红色的行星》，于1949年出版，写的是两个年轻的殖民地居民和他们的火星“宝贝儿”的历险故事。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善于铺叙，对技术细节也巧于描绘，深受年轻读者欢迎。因而，他又以少年

儿童科幻作家的声誉在科幻界确立了颇有影响的地位。到了五十年代，在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星球人琼斯》、《星球怪兽》和《银河系居民》被认为是最佳作品。这些小说不仅为年轻读者喜爱，而且在成年读者中也很受欢迎。

然而，五十年代之后，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就很少写短篇小说了。在这一段时期中，比较突出的作品有：《你们全是怪人》（1951年）、《傀儡主人》（1951年）、《双星》（1956年）和《进入夏日之门》（1957年）。其中《傀儡主人》是一部典型的描写妄想狂的作品；《双星》则描述了一个潦倒不堪的影剧演员冒充星系政客的历险故事，暗示未来星际政治斗争和社会历史问题，同时也影射社会政治。小说中的人物活跳纸上，性格刻划入木三分。《双星》发表后被认为是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五十年代的最佳作品，并被授予“雨果奖”。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写作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把俚语、民间格言和技术内容揉合起来。他所刻划的人物有血有肉，都是一些既生动活泼又精通计算尺的典型。更重要的是，他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是把未来视为必然。在写作上尽量避免枯燥无味的冗长陈述和解释，而且总是竭力通过对话和行动情节把观点传达给读者。作品的特色集中于刻划人，而不是机器。这一特色，使他的故事与其他流派的科幻小说相比较，具有更为鲜明的真实感。这也正是海因莱因风格突出、影响至今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星球船伞兵》一发表，他就一脚陷入了引人争议的时期。尽管这部小说获得了雨果奖，

海因莱因却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还有人干脆指责他是法西斯主义者。直到六十年代另一部得奖作品《月球是苛刻的主妇》发表后，才显示出“他深受社会进化论哲学的影响，实质上是个右翼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

六十年代，他的另一部小说《异乡的陌生人》之所以会在西方学生中间被推崇倍至，极为畅销，恐怕是小说中的神秘主义以及对传统观念的反抗和海因莱因毫不掩饰地主张性爱自由而引起的。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几本最新小说已丧失了过去的生动性，而倾向于“把观点当做事实”来描写，因此时常被指责为浮夸的政治宣传。只有1973年发表的《拉扎勒斯·朗的一生》可算作“未来历史”丛书的一个尾声，但也很少有早期故事中的那些优点了。

不过，尽管他后期的科幻小说经常引起争论，他在美国现代科幻史上仍然不失为一位最有影响的作家。在1973年和1977年举办的读者投票中，他继续被公认为“空前最佳作家”，1975年还获得了一级大师星云奖。

(陈岱 路群)

双 星

一

如果一个人走进来，衣着穿戴土里土气，而举止神情却好象整个地区归他所有，那他准是个宇航员。

这种看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个宇航员的职业使他觉得仿佛世界上一切事物是由他主宰的；一踏上地球，他就在人们中摆出一副匡世济困的样子。至于他服装式样的粗俗，这是情有可愿的，我们总不能设想一个积年累月穿着宇宙服而对外层空间比之文明世界更为适应的人懂得如何穿着才算得体。对成衣商来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顾客，从他身上可捞到不少油水，据说他们专门聚集在火箭发射场中心的周围兜售“地面服装”。

据我观察，这位身材魁梧的来客身上穿的一套服装，是由一位名叫奥马尔的专造帐篷的人裁制的，衬填的双肩太大，短裤也裁剪得不成样子，一坐下来，两只长着浓毛的大腿就露在外面，还有一件皱褶的无袖衬衫，大得只有套在牛身上才比较合适。

我心里有这种看法压着不说，用了我剩下最后的半元金币，替宇航员买了一杯酒，我认为这是一笔投资，因为宇航员花钱向来慷慨大方。“热射流！①”在碰杯时我向他祝贺说。他很快地扫了我一眼。

我与达克·布罗德本特初次打交道就犯了个错误。他没有用他应该用的术语如“航道畅通”或“安全着落”②来回答，而只是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细声细气地说：“你有这股热情很好，可找错了对象。我从来没有到太空去遨游过。③”

这种场合还是以不开口为妙。宇航员不常到卡萨麦纳纳旅馆的酒吧间来，这种旅馆不合他们的心意，而且离火箭发射场中心有好几哩路。如果一个人穿了地面服装进来，挑了个幽暗角落坐下，反对有人叫他宇航员，那是他的事，我才不会去理睬呢。我也挑了那个角落坐下，目的是想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看看热闹——我东借西赊，欠了一小笔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给人家撞见了总不太好意思。我想他看中这块阴暗的地方定有原因，什么原因我还是不问为好。

但是，我的声带平时自由放肆惯了，现在无法控制。于是，我开始搭腔说：“老航手，你别给我来这一套。要是说你是土拨鼠，那我就是塔绍市市长。”④看到他小心翼翼地举杯的样子——这是习惯于低引力条件下生活的一种表现，我就接下去说：“我敢打赌说你在火星上比在地球上喝得酒要多。”

① 系宇航员用的一种术语，这里意指为你健康干杯。

② 这两句话意指开怀畅饮。

③ 这里他假装不是一个宇航员，因此不用术语来回答。

④ 这里用土拨鼠喻指生活在地面上的人，是相对宇航员而言，塔绍原为乍得的一个地名，此处并非特指某一城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敢肯定说你不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其他星球上的宇航员。

“声音放低一点！”他嘴唇一动也不动地插进来说。“你凭什么断定我是个宇航员？你根本不认识我。”

“对不起，”我说。“你喜欢是什么样的人就算是什么样的人。不过，我是很有眼力的。你一走进来就露了馅。”

他压低了嗓子问：“怎样露了馅？”

“这你可不必担心。我怀疑其他人是否也注意到了。不过我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递给他我的名片，显出多少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地球上只有独一无二的洛伦佐·斯迈思，这是由一人组成的剧团。不错，我就是“大名鼎鼎的洛伦佐”——立体声音乐、灌成唱片或录音的歌剧、戏剧与洛伦佐的名字分不开——“一位擅长哑剧和模拟剧的杰出艺术家。”

他看了看我的名片，随便地把它塞进一只袖口袋——他这副样子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些名片花了我不少钱——而且上面的图案文字都是手工雕刻的，仿制得惟妙惟肖。“我懂得你的意思，”他轻声地说，“但是我的行动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我来做给你看，”我说。“我模仿一只土拨鼠的样子走到门口，然后再学你的样子走回来。你瞧。”说着，我就表演给他看，打从门口那里走回来。我怕他的眼力不习惯地面事物，故意把动作模仿得有点夸大——两脚在地板上轻飘飘地滑动，好象在铁甲板上走动，身子往前倾斜，用臀部平衡，两手稍离身体伸向前抓东西。

还有其它不少细节不是用文字能表达出来的，关键是你学的时候就必须把自己假想为一个宇航员，身子要灵活，做

无意识的平衡——你必须亲身体验一下。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在正常的地球引力的条件下，走在光滑或稳固的地板上，一生中难免要打趔趄摔倒，甚至往往会给一张卷烟纸绊倒。一个宇航员就不会这样。

“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一边问，一边往原来的座位上坐下。

“我想是懂了吧，”他脸带愠怒的神色承认说。“我是这样走的吗？”

“是这样走的。”

“哼……看来我得请你上上课，教教我。”

“那你会走得更不成样子了，”我坦然地跟他说。

他坐在那里两眼凝视着我，准备开口说话，突然改变了主意，不说了，摆动一下手指，向招待员示意重新把酒杯斟满。酒端来时，他请客会钞。喝了酒，他就一骨碌地从位子上滑下来，动作干净利落。“等我，”他悄悄地说。

他请我喝的一杯酒放在面前，我感到感情难却不好拒绝。我也不想拒绝，我对他发生了兴趣。虽然我们只相识了十分钟，我却喜欢上了他。他是个彪形大汉，其貌不扬，可也不丑，女人看了心要动，男人看了唯命是从。

他以一种轻盈优美的步态穿过房间，从门口坐着的四个火星人的桌子旁边经过。我不喜欢火星人。我想象不到会遇上这样一种怪物，看上去象根树干，顶部套上了一只遮阳帽，但它却偏偏要求享受人的特权。它们身上长的四肢是假的，看了真叫人反感，这使我联想起正在爬出洞口的蛇。它们那副看人或看东西的样子，我也不喜欢。它们可以不转动头

部（如果它们有头的话，而实际上并没有头）同时朝各个方向看。再有他们身上那股气味，我真受不了！

没有人会指责我怀有种族偏见。我对一个人的肤色、种族或宗教信仰都毫不在乎。但是，人总是人，而火星星人却是种物体。在我看来，它们甚至不象是动物。我宁可有朝一日身旁带一只疣猪，也不愿看到火星星人。现在竟然允许它们自由出入专供地球人使用的饭店和酒吧，我觉得这实在太不象话了。但是，双方（指地球人和火星星人——译者注）签订了条约，这是明文规定的，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四个火星星人在我进来的时候不见在场，不然我早就把它们撵走了。刚才我学宇航员走路样子的时候，它们肯定也不在场。现在它们围着一只桌子，脚下放着垫座站着，装作人的样子。我甚至连空气调节器加速的声音也没听到。

我面前放着的那杯人家会钞的酒，对我并没有多大吸引力，我只希望那位请客的人快点儿回来，好让我有礼貌地向他告辞。我突然想起，就在他心急火燎地走出酒吧之前的一刹那间，他曾经朝那个方向膘过一眼，不知火星星人的到场与他仓猝离场是否有关系。我转过头去望望，看看这些火星星人对我们的那只桌子是否很注意——但是火星星人看些什么或想些什么，谁能说得清楚呢？这又是一个叫我反感的地方。

我在那里摆弄着酒杯坐了好几分钟，不觉奇怪起来，我的那位宇航员朋友倒底出了什么事？我本来希望他继续发扬他那种好客的精神，再请我吃顿晚饭，或者要是我们再进一步谈得投机的话，他可能会慷慨解囊，暂借给我一笔小款子。其它希望——我得承认——虚无渺茫。最近我给我的代

理人挂了两次电话，他的自动化秘书只是把我的事记了下来，不见回复。除非我把硬币投入门里，当夜我就进不了房间……瞧，我已经到了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无处栖身，只能找间投币自动开门的小卧室睡觉。

我愁眉不展，陷入痛苦的沉思中。正当这时，一个招待员碰了一碰我的手肘说：“先生，请你听电话。”

“呃？好，我来听。朋友，请把电话机拿到桌边来好吗？”

“先生，对不起，电话机我可移动不了。十二号公共电话室在旅馆的门廊里。”

“哦。谢谢你，”我回答说，这句话说得亲切友好，因为我无钱付小费。我走出去的时候，为了避开火星人，绕了一个大圈子。

不一会儿，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不能把电话接到桌边来的原因：十二号是间绝对安全电话室，站在里面说话看不见，也听不到，而且还装有扰频器，可以防止窃听。荧光屏上不见形象，甚至我进去锁上了门，屏幕仍然模糊不清，直到我坐下把脸对准荧光屏，让对方看到我的形象，那些乳色云雾才开始消散，我逐渐看到了我那位宇航员朋友。

“对不起，我刚才有点急事，不告而别。”他急促地说，“我要你立刻到艾森豪威尔旅馆2106室来。”

他不作任何解释。艾森豪威尔旅馆与卡萨麦纳纳旅馆一样不是宇航员喜欢去的地方。我发觉他叫我去其中定有蹊跷。你总不会在酒吧间里偶然认识了一个陌生人，就坚持要他到一间旅馆房间——嘿，至少总不会叫一个同性别的

人去吧！

“为什么叫我去？”我问道。

宇航员听了我的问话，脸色一变，就象有些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似的，要求对方绝对服从。我怀着一种职业好奇心端详他那副表情——这不同于愤怒，而象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种雷云。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平心静气地说：“洛伦佐，没有时间向你解释了，你想不想要工作？”

“你的意思指的是专业工作吗？”我慢吞吞地说。顿时，我悚然了，怀疑他会不会叫我干……咳，你知道——他说的是一种工作。迄今为止，我一直为我的职业感到自豪，尽管我时运不佳，屡遭挫折，饱尝辛酸。

“哦，当然，是专业性的！”他立刻接口说。“这需要我们物色一个最好的演员。”

我听了感到无比欣慰，但不让它流露在脸上。诚然，我心里想什么样的专业工作都愿接受——甚至于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只充当阳台作为道具使用，我也心甘情愿——但是不宜显出太急切的样子。“雇用的期限多长？”我问道。“我的日程表是排得相当满的。”

他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根本不予理睬。“我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或许你还不知道这种电话机的奥妙，任何防窃听的线路可能会失灵——用了适当的设备，就可以破坏扰频器。赶快到这里来！”

他脸上露出急切的神情，因此我就不必着急了。“现在我倒要问问，”我不服气地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旅馆服务员？或是一个初出茅庐演少年角色的演员，想在

舞台上争得个扛根梭镖的荣誉？我是洛伦佐！”我不以为然地抬起了头，表示十分生气的样子。“你出多少价？”

“嘿……真他妈的，电话里我不能细说。你现在拿多少钱？”

“嗯？你是问我当演员的薪金吗？”

“是的，是的！”

“你是指一场演出拿多少钱呢，还是按一个星期计算？或是根据定期合同支付？”

“咳，这关系不大。你按天算拿多少？”

“演出一个晚上的最低报酬是一百元金币。”简单地说，情况就是这样。哦，有时我被迫付出相当大一笔佣金，不过我收据上的数字不会低于我应得的数目。一个人总有他自己的标准。报酬太少，我宁可饿死也不干。

“好，那就这样定了，”他赶快接口说，“你一来，就把一百元金币现金交到你手里。但是要快！”

“嗯？”我突然感到有点懊恼了，我蛮可以出价二百元，甚至二百五十元。“但是关于期限问题我还没有同意接受。”

“这问题不大！你到了这里再谈吧！即使你拒绝的话，这一百元钞票还是给你。如果你接受——好吧，这就算奖金，工资另外再算。别罗唆，现在你可以来了吧？”

我点了一点头。“当然，先生，请耐心等待。”

幸亏艾森豪威尔旅馆离卡萨麦纳纳旅馆不远，当时我手无分文，连乘地铁的车费都付不出。不过，两只脚走走也好，虽然我对走台步的艺术已经生疏，但是我对它的兴趣并

未消失——而且一面走，一面可以有时间好好地考虑问题。我可不是笨蛋，我懂得，一个人急于想把钱硬塞给人家，其中必有文章，需要小心观察，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这件事涉及的活动，不是非法的，就是危险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从不过分注意法律上的繁文缛节，我同意莎士比亚这位诗人的看法：法律往往象是个白痴。但是总的来说，我这个人还是循规蹈矩的，没有触犯过法律。

但是眼下我手中没有掌握充分材料来证实我的疑点，考虑到这一点，我就不去想它了。我把披肩往右肩上一披，迈步走上街头。秋天气候和熙宜人，再加上大城市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使我感到心旷神怡。到了旅馆，我决定不走正门，而从副地下室乘快速升降器直达二十一层楼。这时我隐约地觉得在这种地方不能让观众把我认出来。我那位宇航员朋友即刻把我请进去。“你在路上化了不少时间，”他声色俱厉地说。

“是吗？”我不去跟他顶撞，向四周扫了一眼。不出我所料，这是间费用昂贵、摆设豪华的套间，可是房间里的东西凌乱不堪，只见这里堆着用过的酒杯，至少有十几只，那里散放着不少咖啡杯。从中不难看出，在我来之前已经来过不少客人。沙发上躺着另一个人，懒散地伸着四肢，瞪着眼望我。据我初步观察，他也是个宇航员。我用询问的眼光望了他一眼，没有人替我作介绍。

“嘿，你总算来了。现在就开始谈正事吧。”

“谈吧。这使我想起，”我接着又说，“上次提到过什么奖金或预付款之类的事。”

“哦，是的。”他转向躺在沙发上的人说。“雅克，付钱给他。”

“付什么钱？”

“付给他！”

我现在知道谁是上级——以后我知道凡是达克·布罗德本特在场，通常总是由他指挥，这一点不容置疑。另外一个人听了达克的话，立刻站起身来，两眼仍然直瞪着我，把一枚五十元和五枚十元的金币数给我。我连数目也没点，拿了钱就随便地往袋子里一塞，接着就说：“现在我得听你们使唤了，先生们。”

那个大个子咬了一咬嘴唇。“首先，我要你作出庄严的宣誓，这件事，即使在梦中也不能谈。”

“如果我简单地说一声保证不行，那就起誓好了，你们说呢？”那个小个子仍然躺在沙发上，我瞅了他一眼。“我看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面吧。我叫洛伦佐。”

他望了我一眼，就把头转过去。我在酒吧间结识的那位朋友急促地说：“名字在这种问题上是无关紧要的。”

“无关紧要？临死之前，我敬爱的父亲要我答应做到三件事：第一是除了水以外，决不要在威士忌酒里掺任何东西，第二是永远不要去理会匿名信，最后是凡是不愿说出真名实姓的陌生人，决不要与他谈话。再见，先生们。”我径直向门口走去，袋子里的一百元金币使我心中感到热呼呼的。

“站住！”我停了下来。他继续说：“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的名字叫……”

“船长！”